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四

明　劍南張　岱著

喬王李周李列傳

喬宇太原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主事宇少奇穎從父宦京師時揚一清為中書舍人宇受業為高弟中成化甲辰進士從從李東陽輩〃為古文詞初授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特除文選主事為其屬調郎中三主選事門庭蕭然與論

稱允遷太常少卿字博學工文精篆籀篤好山水雅
棋奕之戲亦冠一時生而長身偉貌舉止凝重尊嚴
齋醮　孝宗奇之歷陞戶部左侍郎正德特剔陞用
事寧怡然自守瑾敗猶皦然不為所汚居數年陞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寧夜深叉旦夕東下從容籌
畫策劃戰守具且誓諸御熒詠同謀協力而外與客
談笑奕飲自如則即城中作二軍鑿空出飛報火牌
以誤之曰某月日朝廷命某總兵官統京邊軍若干

萬出某路某月日命某總兵官統土漢兵若干萬出某路攻宸濠剋日至矣宸濠稍遣死士三百人分伏城中約為內應守度守備太監劉瑯與宸濠善必知謀召瑯所用事人語之曰外間籍籍言乃公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乃聞科道官且上聞可語乃公當擇利害科道一聞乃公惴矣我非愛公不出此語瑯急走見守自白且哭且謝曰微公瑯虀粉已自此不敢與宸濠通宸濠所約內應人與其間諜往來守悉次

弟偵截執而梟之江岸知情捍揚銳有勇畧使守安
慶而誠之曰安慶南京上游要地江西為逆賊有計
當先知則速告若攻城則死守之宸濠至銳拒守十
八晝夜宸濠驚恐曰安慶猶爾況南京邪又聞守南
京有脩撰方士數誅退兵其夜西北風惡舟纜絕比
抵至鄱陽湖遂為王守仁所禽其冬　武宗親征至
則賊已平受朝正於行在有旨令百官着戎服守率
先以朝服入江彬危罵出入扶遷罪身皆魁儒守先

選徒紀聞者為與平皆極渺小一日集演武場彬問守此中亦有健鬬者不率可與我軍一角守曰未及求也即以獻與之部卒稍試之還平一再鬬皆僵彬謂江南入渺小若是備岸者尤不可犯也彬射生蕃返呼聚寶門欲入守使門者語之曰喬尚書于鎖鑰兆敢私啟且是門也偏近行宮除道不馳伏馬不呼彬竟止報恩寺不得入明參守出省候夜來平次公勞苦矣彬有所假旨守事事面奏必得旨乃行也

世宗即位錄保安南京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即召拜吏部尚書上新政銳治宇與林俊孫交彭澤並見倚重中外仰慕焉居頃之史道誣劾揚廷和下吏部答奏道挾私妄言為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不允又頃之錦衣百戶張瑾率校尉受賫支俸通倉橫取狼藉管粮主事羅洪載捕受者按羅語連瑾瑾陽懼求伏以免洪載遽狀之瑾奏洪載擅捶衛官校齎日繫掠人　上下洪載鎮撫司獄拷訊林俊孫

究若科道官户部郎中辦事進士劉濟等十餘人各

上疏論救請改付法司　上付鎮撫司如故調洪載

外任守執奏不允而林俊亦從以崔文李陽鳳獄改

付鎮撫累辭求退御史參武言　陛下居喬宇於南

起林俊於野中外鼓舞同時讚頌張璉一衛士耳李

陽鳳一從夫耳從宦部屬乃制法吏二臣力言並不

見聽事關國體不可不慎上下所司而已既內織染

局太監亦乞付物料於本局官織造蘇杭　上命內閣

予勅揭廷和不可守復與科道官極論 上稍不悅
守矣桂蕚張璁席書方獻夫霍韜以議大禮得上意
守疏禮官之議除正統也璁蕚之論厚私親也除正
統者有拂 皇上本安之心厚私親者適中 皇上
易從之意我 太祖之訓有兄終弟及之言所定大
明律則稱所後者名父母本生亦名父母 陛下稱
興獻帝為本生所以尊 祖訓律例之義正統之傳
一本之恩兼全無失 上曰姑且不治何言朕心適

中易從也禮部尚書汪俊去　上召席書代取萼璁
韜於南京言官馬明衡季本陳逅等並被黜謫宇言
陛下以一二人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內離骨肉外
間君臣名曰效忠實累聖德書代汪俊特出內旨不
與廷推國家百餘年來未有之事請收回成命令俊
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璁萼疏入報聞
上既授璁萼獻夫為學士宇言聖朝養士名節為先
席書不由廷推臣已力言不可今復有璁萼獻夫之

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之僥倖小人　皇上御極凡先
朝傳奉陞官蔭匠從官校亦盡黜革況學士之選甚
榮而士大夫之進可干　上切責宰曰任才用賢古
帝王致治璁萼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干進者已料道
相繼言　上詰使對狀下御史段續陳相鎮撫司切
責之宰引疾乞休許焉御史許中劉偶各疏言吏部
尚書喬宇忠清冠絕保障多功銓衡表物倚毗宜切
上曰朕豈舍宇宇去朕耳大禮既定得令冠帶閑住

守素風格泊所居器用閒冕衣服若寒士延接儒雅
如恐不及與一藝者悉被欵奬平生未嘗有惰慢之
容毀譽之口端嚴惇惇如海涵而嶽重其為山水好
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游海岱及江南諸名勝抵
隱探奇與諸記載北方人士嘉言文苑則首守之沒
有二妾徇之其一死乎劉氏其一儀真許氏

王以旂江寧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江西上高知縣時
華林賊剽掠庫獄以旂集鄉兵屯阨要害遍置鐵蒺

黎以防之賊由是不敢窺上高已久土搶流賊伍廣
等數十人闖境怙然搜河南道御史出巡河南省試
屆期會宸濠之亂劉璟若濠黨也乃倡議罷試以祈
徐言江西去汴遠且濠旋撲滅罷試無名仍就試如
故璟又侍　武宗親征道出汴撫下牒取節金四萬
備供應諸司束手無措以祈執不可謂天子御驛至
必戒前路有物關之未晚令藩發公帑為一從他道
出銀散不可歸誰執其咎璟乃阻嘉端壬午按福建

時泉漳盜起流劫安溪勢日張以旂檄分守及都指揮率兵勦之月餘平癸未以終養請告家居十年壬辰仍補河南道督學北畿擢南太僕寺少卿尋陞大理寺少卿戊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有議革撫治者以旂繪四省交會圖鐫之石著論言不可革狀議遂寢庚子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辛丑陞兵部右侍郎是歲徐呂洪淵漕舟滯不行臺諫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督治於是受命行至則先求

故道視眾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漕運得如期達京師汶上寧陽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場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献德即藉其牽制有司因循不敢問以拆謂水櫃復庶畜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遂任怨力復之事竣 上嘉悅加俸一級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院乙巳考察京官中外翕然服其當丙午召入

為工部尚書時琉璃河圓明閣工興經營勸縮得不
垂賞丁未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九月轉兵部尚書兼
提督圓營先是陝西總督曾銑倡議復河套有旨逮
銑命以旂以尚書兼都御史代之陛辭馳至關丞罷
邸縣軍需傳造谷具勵諸將固守封疆令卒建牙而
能推布腹心平屬群策前此哈密熟番久留甘肅以
旂恚之同都御史楊博應開外沐河寺傍可田可廬
召諭諸番為繕室廬分比舍即口授田示之生計仍

約朔望扶酋得入關為市諸酋感喻稽首聽命遂徙帳旁七百有六男婦三千五百有奇是歲不煩一夫而數十年梗類為之一清自二十七年入鎮至三十二年防秋者五市馬者二北鹵西番無大舉無深入戊申鹵犯山丹己酉犯波羅堡及莊浪已又犯高家堡再及與羌皆督師敗之冬出塞破鹵忻都庚戌鹵擾磨石移軍敗走之又敗之寧塞及甘涼鎮西沙窩蘭州清平堡扇馬城燕步川火燒溝神塘嶺凡十六

提計斬馘一千三百五十三級番族二百級奪獲夷器萬六千有奇駝馬牛羊八千四百降虜及番族三千餘人逆人自關中開而歸者千二百六十人修完延慶定邊等處城堡塞寨四千六百四十所塹一十二築完瓦盆梁及蘭州邊墻二百餘里前後上功蒙恩蔭子者二賜金帶者八賜敕奬勵者二至于二品考滿加太子太保癸丑以病劇致仕卒於固原卧閣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予祭九壇贈少保謚襄敏

李遂豐城人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轉刑部郎中錦衣衛捕送強盜十三人遂疑焉鞫真盜一人而已請部尚書駁勘十二人皆得解釋　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款條先是逮臣坐大禮獄譴戍甚衆皆莫敢請遂曰赦執恩此以告尚書鼎賢〻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恐無事會斗有會矣可備述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拉僚友盧蕙曰總憲王公可激此義也王公者都御史廷相即與蕙夜扣門以

請遂相體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改祠祭郎中尋

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官昏旦至時尚書禮部者夏

言〻以尋遂酌損古今無弗稱 上旨上問廟議張

孚敬從禮官立奏覆遂適在朝擬朝階尋草進孚敬

欲服舉用所議南太廟災有旨條具皆慰修省諸儀

言曰太廟在南京虛位於祭告足矣遂曰古有新宮

災三日哭南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

欲以慰解 上心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

覆議々上下詔令四品以上自陳科道官極言時政
闕失時論快之始言吾遂既數見遂擬經執諍之同
衙之給事中曾忭者適有以駁論忤言々謂遂與忭
善意遂主之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謫遂與
諸僚餞之郊言動遂無故不恭公座因指其平日曾
友講學交結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逮鞫謫湖州府
同知稍遷南京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衛
州知府遂在衛一用風化為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為

即將虔州飢流民以採礦爲名糾集入境大肆劫掠遂取保甲中驍健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討捜方略擒斬賊賊徒自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偪礦山駐宿賊閧中夜焚寨去將遂隨從不滿百人火起其下皆從遂出遂堅卧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比燒寨走也已果然文進回盡追之遂曰此皆飢民不爲患苦足矣遣兵躡送出境閉礦而還無何章聖皇后梓宮南祔風傳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

撥衛兵船與通道括財備上供遂承撥要如其文上
官衆恃官必不歸荆者三諸司抵遂中交於地特從
如置大遂確守前議不變已恃官米道長江浙中諸
郡驗然惟衛按堵乃大服遂郡廳有叢冢相傳為郭
璞墓發之不利於守遂四郡廳也而丘隴在其下郡
且景純不發於此發之得石户二乃唐刺史李邵所
樹者又周王廟多靈異郡民舉走祈福遂訪問知神
為芥子也易廟額曰周芥子祠而表祀宋趙昂范沖

[illegible]缸翁棠為四賢祠以屬民望一日衛山谷民閙造逐者數輩泣且哭曰謂使君年長矣而尚未也遂問父老何訴皆回自使君下車里閈無擾豪橫斂行民輩已老見守衛未有如使君民輩特來望顏色是特王慎中稍遷至河南參政過遂治逆迎謂曰予雖貴也不如我折腰循吏傳無予矣銓曹考遂治行第一陞蘇松兵備副使以內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政使適江洋盜充斥楫捡以遂風力素著請不

次擢用陞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

講陣法創鳥銃迷等各數百具軍政井然尋召赴闕

為僉都御史專督薊州主客兵餉出未至京謝恩慨

用新銜請符驗關防且聞旨久而後至黜為民家居

與鄒守益聶豹桃良弼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

講學而縉紳中言濟世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

日久將臣數易嘉靖三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

博選安攘才眾合詞薦遂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

陵寢震驚梗運阻稅朝議以淮楊咽喉地宜專設軍
門設軍門非用遂不可遂起擢督軍務兼巡撫鳳陽
等處於時淮陽間三劉倭矣後值水災而大工採辦
卒耗協濟意外重科率為民困遂至軍餉大户幾
千家賦排門鄉兵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
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
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水兵賊再
至不敢犯居一年諜報有賊三艘登椒遂方閱武狠

山即麾兵將力戰惟其前鋒後討賊且大至若從海門直趨如皋至鎮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撼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而賊從蹤至恐其舟登陸遂下令諸將我兵雖驍徒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守之後謂諸將曰賊起如皋則必分分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與泗陵寢在焉道最要繇黃橋逼瓜儀以擾南都而扼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東討至廟灣則賊絕地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游擊丘陞守黃橋諸路身

嘗泰州衛時賊衆盈萬總兵郭城故稱名將一戰敗衂將士奪氣遂擐甲誓死將士感憤激烈於是皆稍稍勝賊適來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齋沐顙禱頃刻風回縱火所當斬酋首一人賊挫阻遂從富安沿海掠來掠遂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今崇韶陛尾其後盡偏之令益前夜則稍遠之以狀賊廟灣而其將他賊從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牽我兵遂分遣偏裨授以策盡悉殲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時賊

計遂方西禦謂淮興備空至淮安之馬邏遂已陣於姚家蕩賊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遂橫截賊陣令諸營輕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米奔廟灣為梁殊堅拔行指示其畚鍤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畜休擊之賊眷遂殲絕之方休士計功能遣所調兵西榮明三沙賊復犯揚州之七星港一特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場戰地餘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繼奔錨圍劉家莊白家

駒逃之迷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漾
逐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後合擊之無脫者將又有
他賊數百出狹海濱逆計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授
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非為寇者
置之亦無害將士動於利不告潛往獲其舟主孟得
山者以歸孟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四千七百有
奇諸將溺無算遷南京兵部侍郎是為嘉靖三十九
年初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倭警故議選練營卒孟

以四方遊從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南京軍月糧有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秋二仲月石折銀伍錢久之馬坤為南京戶部尚書奏減為四錢諸軍始怨而督儲侍郎黃懋官者綜覈過當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召入為戶部代者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祲米踊貴諸軍求復五錢舊額懋官曰事當請不輒許會給軍復後期諸軍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踰垣避之仆不能興諸軍就撲殺之縣

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背鑿〻鞠張無計遂開變急
喬爲而行騶呵如平日軍中指目此乎使李公驍前
紛訴遂曰諸軍誠怨怒黃侍郎不有朝廷耶可柰何
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回馬首是從乃
請鑒大會南京官僚一處揚言曰今日之事遂所目
見督儲公瀹垣自斃不聞諸軍第不當殘辱之耳即
奏聞不得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皆稍退頃之酤〻
後入捷刃而探遂直前叱之曰我爲方爲余等謀生

路尚自絕更殺我耶江北數千倭吾一人看滅之堂
堂大朝豈無人威若輩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而已
遂曰若輩行何等事欲希賞即從衷糧月糧故即可
再以索賞即殺我回叛置散遣之事聞　上疑部臣
不能安輯諸軍悉行譴逐下輕旨捕首惡而已然奏
報尚未至南中諸軍人人自疑訛言洗營陰相約亡
命入海遂與鏊謀曰昔元魏時禁軍攻統軍張彝之
宅朝廷置不問高歡遂散家財結客圖以啟飛揭跋

危之心今雖從亘撫處首惡未誅衆情洶洶如必俟
奏報處分明旨朝臨兵情夕變矣因稱疾杜門寄呂
平侯入寢密諭之且諭且卸前皆感激願効於是參
伍訪報得首惡山等二十六人遂自馳書內閣本兵
請亟以聞既發書乃告鏊鏊亦與遂協謀先期給軍
衣小恬以款散軍心而陰為榜文捕逃則已景丑而
捕衆寅而收弁張榜慰諭諸軍帖然已兵部以遂所
言聞上　上優用輕比坐首惡三人而已乃令鏊致

仕去鏊去南都人謂營兵宜罷代鏊非遂莫可奈何
入犯御扎閣遂名尋召入爲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
戎政改戶部尚書江東以往諸軍見稱亂之日當事
之人被上譴責已輩獨輕比益驕恣往往射兵部門
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爲怪刑科給事魏元吉
論東威令不振以致營軍驕縱失伍亟宜罷黜且請
素有威略者星馳代任意益指遂　上既治諸首事
人遂別調東陞遂南京兵部尚書兵科議留京營屢

變非重遂事推不可奉旨撰勅如議而又為嚴世蕃所格遂乃囊勒不復開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誓戒之曰汝輩作死多矣 上寬仁不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選汝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頃始息之玫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罪且斧開誅斬遂風神峻整詞氣凛然諸軍莫不斂氣則選驍徒者四百人置左右為標兵但詐衛佯恐在肘腋而

一二兇渠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繡頭妄説妖法嵤兵王漢卿元等固而乘衆擾亂復倡洗嵤説言相誘遂容獲繡頭分捕兇黨仍語諸軍繡頭不能近知巳自保亡妖妄可知衆心回向遂更斟酌嵤規中嚴什伍互審其名籍年貌削方懸腰一如在淮陽特而特重耽散夜聚喧呼授歷之禁令其自相鈐束覺擧特銷振武嵤不靖數倡亂當除罷遂奏建陵軍士皆以振武嵤軍士乞之嵤軍有死亡者勿復補奚

以漸次消除之亡何乞休家居卒訃聞賜祭塟贈太
子少保謚襄敏蓮為人奇偉倜儻有氣節嗜學篤至
善於屬文尤長奏疏居順之稱其能發難顯之情為
一時獨步侍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豪傑之才
子拭材皆登進士拭仕至叅政材仕至僉都御史以
講學名

周金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擢給事中　武宗數游
幸金上疏請早朝躬覧章奏總攬權綱又言京操歲

入三百五萬而飲者歲乃四百三萬當痛為澄汰中官以迎佛監織造討列塩茶橫道路當罷之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逐特奄幸擅權與言路為仇不畏禍死則竄金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幸免戮辱以久次擢太僕卿癸酉議用兵土魯番哈密金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番險遠且青海之賊窺覦西寧乃欲遠極哈密于散曰如土魯番索金幣何金曰彼能敬順國家何

愛於賞不然勒之未幾已而卒從金議於是衆以金可爵遂事延錄幕府皆推金往金既諾達不拘攣有帥臣體裁又善煦嫗接下嘗欲笞一二走卒特翦令多不務惻然曰邊人苦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為之招商聚粟廣屯積糧以時給其食又為之葺墩墻流石渠利盡而人不勞遂人益愛金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躑躅久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

識御史乎衆曰知之僉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衆叩頭曰征賦自取旋升尚何道僉曰不然還入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僉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商人無能得者衆圍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

然面爲周閫帥府金時以病告諸將弁泣告金二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變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受罪若也氣已平乃擁毙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閫剋不恤我終耳金從容慰諭以利害衆驚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亦心愧之延宣皆房衞金內撫諸軍外禦強敵閉門要閉遮氏綬帶四五年訖無敗事自金去宣

撫八年大同復殺總兵撤城亂金將起巡撫保定矣

遂詭怩崇前偸大同諜若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

李若有疑疾入邑聞銃聲驚以守令謀已遣史於卒

捕守一城盡空金至馳撫定上章露巡按罪狀廷諭

竟直金而與御史共鎮淮將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

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

而憚於江險怩慴不敢任金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

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　上聞之悲惻柰

何議論往返數日諸大臣亦洛採沿江路果險如金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鐵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以葬江千千里免於伐樹壞屋從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為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共官乙巳致仕歸年餘病卒年七十有四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李世達關中涇陽人嘉靖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監兌湖湘豐蓉竭心計佐度支急癸亥調吏部考功司

主事尋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元年起陞稽勳司員
外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世達前後入佐
銓司與黜陟品藻人群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
手聽裁即見忤者無不心服轉南太僕寺卿萬曆元
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尋陞右副都御史總理
河道脩河議起世達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為
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為大役累戊寅
改撫浙江不數月以疾辭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

實應湖險惡歲漂没舳艫無算為請開越河以殺水
勢春年而竣晉南京吏部尚書與海剛峯意氣相期
擢荷國事所犯叙入品如攢眉妝吾改南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尼為刑部尚書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慎
務廣德意時　上惡逆臣偽增首功怒不可解世達
調劑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附重辟輒不奉詔
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會盜盜厰校偵部中世達廬
奬實不可長屢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乃

已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世迹謂史治日衰代生寡遂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所黜介劉瑜黃正色等五六人臺中悚然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己亥卒年六十七賜諭祭謚敏肅太史焦竑論之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敏肅胸懷洞達無所不茹納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

戎舉以告公無不知若此豈得之性哉吕聖功為相於四方皆罷謁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案然譬之良工搆室棟梁榱桷小大平獲誠備之素也余見歐甫數巨冊入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其楛大未正冢宰之位而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

石匱書曰世間料萬鈞擎嘗石舉大材極費力之事必以極省力之法為之藪卻一得為大匠者止採表

擬而附之者雷和雲從事已立辨矣余觀喬家宰之
折奸馭暴王司馬之禦寇治河李襄敏之禦倭定亂
閩司空之安邊戢衆李敏肅之決獄興銓事雖擬於
而游刃有餘以是知巨堅之任自須有學識者爲之
安非肉斧之人所能轉移其分寸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十六

明　劍南張　岱著

葛守禮鄭世威吳嶽譚大初列傳

葛守禮德平人嘉靖七年山東鄉試第一遂成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郡守禮鞫無驗悉論出之大吏易守禮書生耳何知吏已更以他疑狀試守禮守禮以片言折之無不允服擢兵部主事郎儀制寧府既除弋陽王攝府事請得置旗尉如

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繼寧耶出為河南提學副使
論士焦德薦還山西參政冀南兩郡藩宗暴橫至歷
亢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從署於他治者守禮至仍
故部署彈壓兩郡悍宗皆歛跡陞山西按察使雁代
寧府間居民多自墾田戎告晉王曰府中牧地也王
奪之居民譁噪搆兵守禮法其首難者仍歸田於民
令有司歲收其租抵宗祿陞陝西右布政將左秦王
亦以牧地故佔民田立石其壟上民爭訟不決守禮

什礱石告王以晉事曰亦後歸氏入覲佐計所署平
冗吏老疾失真者輒與白吏部尚書曰若是則計簿
外耶守禮曰此皆去省會遠第取其文書定未嘗見
其人今乃見之外在某也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舉
陞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改吏部右侍郎三攝
部事大抵綜名實核淹滯抑僥倖銓法多所更定而
貴勢皆不便之陞南禮部尚書相李本署吏部事希
嚴嵩指以地震請考察廷臣分三等為去留守禮以

衰庸罷留一等則吳鵬趙文華嚴世藩諸人特論譁
然隆慶改元起户部尚書時國計詘甚守禮請益鑄
錢以便民平估以便商尋徙南工部尚書以母老終
養母歿服闋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為
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察務絕朋比黜僉壬一歸於平
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坐受財及酷烈者劾繫詔
獄窮治吏爭自被濯矣久之以老求去守禮立朝四
十餘年侃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絕不伺

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為隱情在隆慶初

相高拱以藩邸舊臣當事拱慾相徐階積不能平階

計逐拱自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相及六官之

長各率屬疏劾至臺省庶官交章論奏 穆宗故眷

拱見拱彈章滿公車不得已策罷拱守禮時為戶部

尚書猶不論拱戶部左右侍郎徐一桂者拱同館也

劉自強拱里人也詣守禮請守禮不應曰人各有見

某自見不論高公耳何必同侍郎不得守禮疏乃自

係白頭疏上之守禮自來罷居二年拱再相德守禮召用之時自強方尚書刑部拱從容語曰向者公疏可無白耶自強曰疏之不白今日安得尚侍公拱曰葛公棄不使也守禮即以見德於拱得復用顧見拱怏怏如故終不附麗之拱亦少殊矣其後拱坐王大臣事守禮又與竭情力周旋於張居正所人以此稱葛公長者守禮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人世雕靡事年五十時其妻為之求侍妾而強之守禮居

姬侍姬直當前守禮即拂衣出既數年妻石其姬家逐之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劇來翁講新進士御史用故事召戲不敢白守禮以告相數士修士修來人也守禮面斥御史士修曰某蹇命御史守禮曰某疏禁安所得旨之蹇擬內閣公自矛盾耶揮出之平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孫獄亦萬曆中舉山東鄉試第一成進士

鄭世威福建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方總以幾其齋

同志樂頻㳙貧堪范甑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曾瑩
匿抉詔從諸進士推擇衆說趨之世咸以絕脫章句
職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為廣西按察
司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後除江西貴溪相言再召
入相諸司往賀閣角門延入世咸便却退呼閽者曰
相國尊然柰何令我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耳門
者開中門乃入相言未予也汪巡撫玄錫偕相有事
上清宮名為祝釐世咸從諸司往拜視祝詞乃知為

相祈予擢然不肯出轉浙江布政司參議言再相過
武林世威後不與諸司卻還也轉江西按察副使積
分宜嵩代言族黨龍恭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
治有抵於重法者獄具巡撫傳將改論世威持之不
能奪熊憲副者嚴姻以粧直佔廢寺田千餘畝世威
鬻以賑飢熊持相手書來抹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分
宜終贊已拔劾歸歸而薪槱不繼耕鋤自力且十年
分宜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

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華亭相嘗爲王守仁學進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咸言守仁治世之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盾德有不足者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西相指擊共謬守仁辯不能詘益守仁以名勝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矣嘗不足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刑部侍

郎會有詔棣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骸歸〻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其為侍郎也世威副使江西特疏清贖鍰備庚賑周謂作石而徵之崖薩而潔之是奸國法也取盈於公帑而尾閭於權門是奪民命也纚〻千言讀之惆切至有欷以傳者通籍数十年朝野莽半目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氏處一本之至誠其学一以濂洛為宗取六籍及先儒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曰心嚴師為師心直

諒為友展也求儒寔獲我心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推貴之鄉媚寵自恥辭榮徵寔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塟贈刑部尚書諡恭介

吳嶽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户部主事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為郡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之道望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毋有不孝弟毋怙侈毋鬬狠毋惡聲聞里中毋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毋逐行別氏善惡於旌善申明二亭置社倉設社學藥局鄉約朔

望視學講經表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民化之守保定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介胜吏卒以至市猾田叱無敢越軼皆若通貫為一心保定継來為守者唯有嚴清與嶽並名而嶽德及民尤深且厚累官左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嘉靖末年見相嵩虐焰移疾自免所居南莊湖上茅屋薄田䟽給衣飧日惟校閱禪經默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留設食々不過數器腐菜居半咏不出詞謝時進行騎蹇驢而已或

諷其嬌嶽曰某罷吏居家未嘗一用色中大從自覓與大力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適非敢嬌也既數千相嵩罷徐階當國起嶽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即迎侍撤宣閱嶽宅僕人言狀嶽方跌坐行氣搓首且止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床索繳觀之擲不更視親友從史乃出就徵一時士論翕然得人隆慶初大計科臣有與議疏入留中嶽詣政府抗辭曰請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敢留之否公毋傷國

體也閣臣悚然疏奪下旣還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
仕嶽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務節儉以變化風俗為
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守廬特以艱歸途次陰雨持
廬蓋以行至家逗之歸自南都廳事不備假僧寮以
見客卒賜祭葬謚曰介肅

譚大初始興人嘉靖十六年應貢後領鄉薦以貢選
選公節速登進士出殄塞驢而已以憂歸赴選授工
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後以憂去起補戸

部考選為户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冊封還道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民枉抑視推撈籠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額為疑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革冒濫撫院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嵩親黨屢奪人產大初庶得實悉置法秋滿年僅五十具疏乞休不許擢廣西參政桂林澇米價湧請督撫開倉發糶便宜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值妻子

速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年召起河南右叅政在任大有聲譽速擢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奉詔書不敢復辭 穆宗即位疏乞以叅政致仕不許晋工部侍郎遷户部左侍郎總督倉塲貴戚推瑞侵民田土必剔覈後悉歸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休不許轉南京户部尚書後引疾乞休致仕家居田不滿百畝讀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賜祭葬開八户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

粤中譚大初及汶上吳嶽也予音以貢歷上石西州知州有廉直聲

石匱書曰古之大臣有稱之為古三不惑者謂其不惑於聲色貨利功名也翁端肅諸公內無嗜慾外無干求其於居官涉世且不知有身名安問勢利乎是以謚之曰端曰恭曰介曰肅古人之易名豈有如後人之浮濫者哉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然則觀吾四君子之謚於其行也其有

浮耶否耶